

“四人帮”反革命罪行 材料辑录

1976.10—1977.4.

(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

1977.5.

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多次严厉批判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并尖锐地告诫他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毛主席在江青信上批示说：“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并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十二月二十三日又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二十四日又警告说：“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毛主席宣布江青“并不代表我”

“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在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大的路线斗争。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是一伙极右派，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他们右就右在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上，他们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革命派”，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政军各级革命领导干部当做他们的“革命”对象，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华国锋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

深入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是一九七七年的中心任务。

——华国锋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

华主席说：“切不可低估了‘四人帮’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造成的破坏及其流毒，

估计低了不好。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作为大事来抓，认真地深入地发动群众。群众发动得越深入，形势就会越好。”

——华主席视察东北三省作了重要指示

“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对我们党起了很大的扰乱和破坏作用。但是必须看到，我们党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这种传统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培育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同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形成的。它扎根在广大的党员和干部中，是经得起大风大浪的。

——华主席：《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当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继续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这场政治大革命，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全面地、正确地贯彻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达到天下大治。

——华主席：《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前 言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领导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抓纲治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半年多来，从中央到地方，在各条战线上揭发了“四人帮”大量祸国殃民的反革命罪行。为了配合深入揭批“四人帮”，我们从一九七六年十月下旬到一九七七年四月的中央和地方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文章、报导中，摘编了这本《“四人帮”反革命罪行材料辑录》，作为内部资料，供同志们批判参考。

由于我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不高，而时间又很仓促，因此，本书在选材、编排、标题和逻辑性诸方面的错误和缺点一定不少，请同志们予以批评。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哲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

1977年5月20日

目 录

- 一、任意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 (一)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了”，妄图用“张春桥思想”来代替……………（1）
 - (二)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12）
 - (三)篡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歪曲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妄想改变社会主义制度……………（39）
 - (四)篡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颠倒整个过渡时期的敌我关系，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50）
- 二、疯狂反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英明领袖华主席，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 (一)猖狂反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87）
 - (二)恶毒攻击和疯狂迫害敬爱的周总理 ……………（106）
 - (三)猖狂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 ……………（164）
- 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帮营私、阴谋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 (一)伪造历史，把自己美化成马克思主义者、文化大革命的发起人、文艺革命的旗手，大搞树碑立传活动……………（173）
 - (二)一伙结帮篡党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梦想当皇帝 ……………（193）

- (三)分裂工人阶级队伍，镇压命革群众，拼凑复辟夺权的反革命班子 (220)
- (四)陷害中央领导同志，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
高领导权 (251)
- (五)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插手各省市，大搞“双
突”网罗党羽，妄图搞乱全国，乱中夺权…… (279)
- (六)“四人帮”反党集团覆灭前夕加快了篡党夺
权步伐，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颠覆无产阶
级专政 (342)

四、“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是一丘之貉

- (一)“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互相勾结，狼狈
为奸 (363)
- (二)林彪反党集团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失败后，“四
人帮”叫嚷要继承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 (368)
- (三)“四人帮”拼命保护林彪死党，反对清算林
彪修正主义路线 (370)
- (四)竭力洗刷与林彪反党集团的肮脏政治关系
..... (372)

一、任意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一)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了”，妄图用“张春桥思想”来代替

“四人帮”一伙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在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面，较之胡风犹有过之。江青把毛主席对她的告诫诬蔑为“紧箍咒”，咬牙切齿地说：“他一念紧箍咒，我就头痛。”张春桥竟然宣称：“马恩的有些话也有问题，让人家看，看了要使他们学会分析。”分析什么？就是分析所谓马恩“也有问题”。“四人帮”的亲信更是凶相毕露，狂喊乱叫：“马克思如活到现在，也可以批判。”“要抓辫子还不容易？恩格斯我也可以贴他一百张大字报！——这是关起门来讲的。”妙极了，“关起门来讲”，活画出这个反革命黑帮见不得人的狼子野心！

《人民日报》1977年4月20日

《“四人帮”与胡风集团同异论》

“四人帮”有时直接否定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林彪一样，鼓吹“马列过时论”。江青不仅不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而且公然叫嚷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不适用了”。这是典型的修正主

义，因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四人帮”有时又把马列主义的某些方面夸大到荒谬的地步，歪曲为僵死的东西，也同林彪一样贩卖“顶峰论”。

《光明日报》1976年12月8日

《“四人帮”彻底背叛了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

张春桥公然反对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胡说“这些东西有一个作用，跟原子弹、氢弹一样，吓唬人。都看，不可能，也不需要。”

《光明日报》1977年1月7日

《牢记总理的教诲，学习总理的光辉榜样——缅怀周总理对出版工作的关怀》

一九七五年初，江青窜到北京新华印刷厂，恶狠狠地攻击说：“马、恩、列宁、主席的指示，在未来是真理，具体的有历史局限性。个别的局限性。”

《北京日报》1977年2月25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容篡改》

“四人帮”恶毒攻击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胡说什么“当时是对的，现在看来不行了。”

《陕西日报》1977年8月30日

《“四人帮”是共产党的大敌》

江青对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极为不满。她说：“在北京，主席按着我，叫我读书，整天读得脑袋都大了”。她叫嚷：“到天津来，我就上

天堂了，可自由了”。

《天津日报》1976年11月8日

《剥开江青画皮还其野心家真面目》

“四人帮”同胡风一鼻孔出气。张春桥曾经不打自招地说：“写文章要讲道理，讲道理就要引用马列主义，要引证就要去找，就得学习。”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原来张春桥之流读马列的书，就是为了寻章摘句，装点门面，以便抓大旗作虎皮，去判定那些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人是搞“经验主义”、“折中主义”等等。

《人民日报》1977年4月20日

《“四人帮”与胡风集团同异论》

他们故意选择在马克思主义已有定评的文化问题上大唱反调，以显示他们比马克思主义更“正确”、更“高明”。修正主义的反动气焰简直不可一世，

《光明日报》1976年11月20日

《“四人帮”的“彻底批判”论必须批判》

毛主席刚去世，张春桥就对他的亲信说：“《毛选》五卷不能出了，只能出单篇。”为什么不出选集只出单篇呢？这个亲信作了很好的注脚：“这可厉害了，要怎么出就怎么出，要整谁就整谁！”原来，他们是想把毛主席著作垄断起来，发表什么，不发表什么，什么时候发表，一切服从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

《人民日报》1977年4月20日

《“四人帮”与胡风集团同异论》

华国锋同志当时就把毛主席的“慢慢来，不要招急”和“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传达。

“四人帮”在场，其中王洪文、江青作了笔录，有案可查，姚文元还直接看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原件。王、张、江、姚清清楚楚地知道，毛主席的指示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针对什么问题作的。对于毛主席的指示，他们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们不仅竭力对抗，并且在毛主席逝世之后，立即丧心病狂地有计划地篡改毛主席“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

《人民日报》1976年12月17日

《灭亡前的猖狂一跳》

他们的伪造，首先见于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两报一刊社论。姚文元特别把社论原稿所说“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的“在病中”三字删掉，以便给人造成一种是“临终嘱咐”的印象。随即通过“四人帮”控制的一个发到全国的内部刊物，直截了当地说成是“毛主席和我们永别前发出的伟大号召”，“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嘱咐”。大家看，明明是“照过去方针办”，在“四人帮”的手中变成了“按既定方针办”，明明是四个月以前的指示，变成了“生命最后一刻”的“嘱咐”。这不是蓄意造谣，又是什么呢！

《人民日报》1976年12月17日

《灭亡前的猖狂一跳》

在华国锋同志致的悼词发表之后，报道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致的悼词时，“四人帮”密令他们控制的喉舌工具要突出所谓临终嘱咐，“不要怕重复”，“凡有这句话的都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就是说，人家没有说这句话的，硬要给它添加上去！同时，对于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他们却竭力抵制，说什么“没

有的也就算了”！至于群众悼念情况的报道，那就更加肆无忌惮。说什么，天安门国庆座谈会的“内容主要是”“按既定方针办”啊，说什么，“按既定方针办”是“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啊，等等。处心积虑，强奸民意，至于此极。

《人民日报》1976年12月17日

《灭亡前的猖狂一跳》

这篇反党文章胡说什么“四人帮”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是“对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本原理的可耻背叛，是对我们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恶意歪曲，纯粹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唯心主义的东西，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思想武器。

《光明日报》1976年12月8日

《“四人帮”彻底背叛了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

“四人帮”大肆鼓吹“方针”决定一切，就是直接否定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导，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公开背叛和无耻修正。

《光明日报》1976年12月24日

《一个加紧篡党夺权的大阴谋》

他们把一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有意歪曲为“按既定方针办”的历史，胡说什么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的既定方针”，“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既定方针”，“按既定方针办”又是“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也就是说，毛主席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既定方针。他们否认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否认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而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一成不变的教条，这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和修正。

《光明日报》1976年12月24日

《一个加紧篡党夺权的大阴谋》

九月十七日，也就是在华国锋同志致悼词的前一天，反革命吹鼓手姚文元别有用心地下令新华社“国庆报道，强调主席嘱咐的‘按既定方针办’。”九月十九日，正当新华社编发各地召开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追悼大会的综合消息时，姚文元又赤膊上阵，指令“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1、‘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而对“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他却说什么“没有的也就算了”。一个“要有类似的话”一个“算了”，寥寥数语，“四人帮”彻底背叛和极端仇恨“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的凶恶面目暴露无遗。

《光明日报》1976年12月24日

《一个加紧篡党夺权的大阴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毛主席发出了“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伟大号召。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著名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又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

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更是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把增产还是减产作为衡量社教运动是否做得好的一个标准。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一九七四年，毛主席还作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但是，资产阶级野心家江青却明目张胆地造谣说，“毛主席就没有讲过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妄图阻挠干部抓生产、工人农民搞生产。

《光明日报》1976年12月6日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大罪证》

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张春桥认为发表出来对他们不利，就恶狠狠地说，这本著作“不能体现毛泽东思想，要砍掉”。毛主席著作居然“不能体现毛泽东思想”，等于说太阳不发光和热，真是十足的屁话！对毛主席的另一些著作，他们妄图加以曲解，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这就叫“要整谁就整谁”。

《人民日报》1977年4月20日

《“四人帮”与胡风集团同异论》

江青还恶毒诬蔑毛主席“未抓军权，只是打起仗来抓，平时未抓”。完全是一派胡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直接指挥的。

《广州日报》1977年2月5日

《“讲解”为名 篡改事实》

毛主席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江青怎样“理解”毛主席的这段光辉论述的呢？她说，阶级敌人非跳出来不可，那是因为“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如五·一六分子，很多是青年人”，“有一部分难改”；七八年来一次，则是因为“十次斗争，五十年，平均五年一次”云云，信口雌黄，胡说八道。

《广州日报》1976年12月14日

《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一株大毒草》

江青胡说毛主席只是对“农村包围城市和工商业的赎买政策是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她打着解释毛主席一封信的幌子，恶毒诬蔑毛主席“搞点折中主义还得和点稀泥”。

《广州日报》1977年1月13日

《江青篡党夺权的一次丑恶表演》

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学着“四人帮”狂叫什么“毛泽东思想不是尽善尽美”，毛主席著作“没有系统性”，并宣称：他们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那几个反革命分子还胡说什么“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有些论点会过时”。

一九七五年全国响应毛主席号召，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阴阳怪气地说：“一天到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用”，“要真出修正主义还好呢”。

《广西日报》1977年2月16日

《狂犬吠日 痴心妄想》

（上海团市委机关揭发）反党老手张春桥在一九七〇年

七月的一次青年工作座谈会上却大放厥词，胡说什么：

“毛主席至今还没有批过一个团的文件。”就在这次会议上，当有个同志提出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的教导时，张春桥恶狠狠地说：“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另外还有一个核心呀？核心只能有一个，有两个，地球就不能转了”，丧心病狂地把矛头直指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



《解放日报》1976年11月17日

《斩断“四人帮”伸向青年工作的黑手》

在一九七二年的一次团干部座谈会上，张春桥又信口雌黄，诬蔑毛主席关于“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指示是“形而上学”，胡说“学生戴眼镜就不是‘三好’”，“学生中没有一个是‘三好’的”。王洪文这个不读书、不看报的工贼，狗胆包天，公然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标准，胡说什么“还要加一条参军参战”。去年夏天，王洪文窜到上海，在几个单位语无伦次地扯了一通，不提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他讲的那些屁话居然还要汇编成为《关于青年工作的言论》，层层传达，流毒甚广。



《解放日报》1976年11月17日

《斩断“四人帮”伸向青年工作的黑手》

一九七二年，毛主席亲自批准。要求全党动手，节约粮食。但张春桥却迟迟不予贯彻，并下黑指示：“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搞成紧张空气”。

《文汇报》1976年11月29日

《搞分裂的罪魁祸首》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六日，姚文元对他召集的一些人说：“我收到了一件东西，是政治局发来的。”他所说的“一件东西”，就是毛主席关于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姚文元十分恶毒地把毛主席的指示一句一句加以割裂，每念一句，都按照“四人帮”的反革命需要加以“解释”。也就是在这种“解释”中，姚文元针对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狂叫“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规定听的人一不准记，二不准传，还恶狠狠地说：“如果传出去，无非是杀我的头！”

《文汇报》1976年11月29日

《为营步步嗟何及》

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张春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竭尽篡改、歪曲、伪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能事。他摇动黑笔，写了不少所谓“激进”文章，为他们一帮篡党夺权制造反动的理论根据。对张春桥的这些胡言乱语，“四人帮”竟吹捧为“张春桥思想”。

所谓的“张春桥思想”到底是什么货色呢？俗话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他“思”些什么，“想”些什么，只要查查他的历史就一清二楚了。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时候，张春桥曾高喊“中日共存”、“中日共荣”的汉奸口号；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围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张春桥又摇旗呐喊，胡说什么“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当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的时候，张春桥散布“打倒一切”的谬论；当全国人民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高潮的时候，张春桥提出了“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并鼓吹要把反对经验